

21.07

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

第八辑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
四川省盐亭县委员会编

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

第八辑

目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文同遗著《丹渊集》 | 廖仲宣 | (1) |
| 千秋四绝话文同 | 廖仲宣 | (3) |
| 盐亭农业在探索中发展曲折中前进 | 王寿熙 杜崇高 | (14) |
| 建国四十年抗洪救灾纪实 | 冯秀冬 | (26) |
| 发展中的盐亭茧丝绸事业 | 李清锐 | (39) |
| 回族同胞在盐亭 | 何天度 | (45) |
| 盐亭回民经济发展概况 | 达鹏轩 | (50) |
| 富驿基督教的演变 | 王宗林 | (58) |
| 上古黄河是流入四川吗 | 王德奎 | (63) |
| 学史杂记二则 | 刘泰焰 | (65) |
| 解放前后盐亭的商会 | 袁德万 | (70) |
| 成都医生在盐亭 | 杨作清 | (79) |
| 盐亭民俗、民间文艺之时代观 | 杨明光 杜述吟 | (82) |
| 民国时期盐亭的民间文化 | 杨旭东 | (86) |

文同遗著《丹渊集》

廖仲宣

北宋中叶的文同（今四川省盐亭县人），一生勤奋好学，刻苦求知，坚持创作，从不竭笔。他是我国一位有名的苦学成才的典范。被誉为诗、楚辞、草书、绘画“四绝”的全才式的艺术大师。由于他在我国绘画史上首创淡墨为面，淡墨为背，不施勾勒，一笔写成的所谓“莫骨”之法，为写意墨竹之鼻祖，和“胸有成竹”的绘画理论，所以，文同墨竹一出，时人仿效蜂起，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流派，人称“文湖州竹派”。对于他这个诗人、辞赋家、书法家反为其画名所掩。故“人知爱湖州之画，而不知爱其文，非文有不工于其画也，人之所见之不至也。”他在世62年，著述甚丰，惜乎生前无集！到了他的曾孙文璧时，才将其家传存稿以其所居为别，编家集诗分为18卷。即：东谷古今诗3卷，南幽古今诗2卷，临邛、广汉古今诗各1卷，陵阳古今诗3卷，汉中古今诗2卷，梁洋古今诗3卷，西冈古今诗1卷，画厨乐府杂咏各1卷。到了南宋宁宗庆元元年（公元1195年），家诚之知邛州，才将文璧编的家集诗、连同搜集到文同的杂著、记、序、表、启、先状、奏状、文、墓志等进行了汇编，名曰《丹渊集》。共40卷。另拾遗2卷，附录1卷。传至明朝，寥寥四百余年，尘积雨渍，加之虫蚀，庆元刻本，日益稀少。到了明神宗万历（公元1573—1620年）

时，《丹渊集》已为“世所罕见”。这时，陈仲醇、毛晋、李务滋、吴建先等有识之士，又重新进行了刊刻。就是现今流传下来的《丹渊集》“四部丛刊集部”、“上海涵芬楼藏明汲古阁刊本”。

家诚之编的《丹渊集》，一开始就是北宋的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知河阳府范百祿所撰的“文公墓志铭”。接着是“石室先生年谱”。再次是《丹渊集》目录。卷第一、词赋，共17首。这种富于抒情成份和浪漫气息的骚体辞赋，就是文同“四绝”之一的楚辞。这是家诚之有意“列于首篇目，见先生用意于古学。”从卷第二起至卷二十，是按地域分卷的诗作。即：卷第二、乐府杂咏34首。卷第三、四、五、旧集东谷诗159首。卷第六、七、旧集南豳诗80首。卷第八、旧集临邛诗51首。卷第九、旧集广汉诗35首。卷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旧集陵阳诗127首。卷第十三、十四、旧集汉中诗93首。卷第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旧集梁洋诗162首。卷第十八、旧集西冈诗56首。卷第十九、画厨杂咏21首。卷第二十、挽诗29首。另外，卷第四十、拾遗上、诗16首。以上共计诗863首。

从卷第二十一起至卷第四十，以及拾遗下为文章。计有：卷第二十一、杂著10篇。卷第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记24篇。卷第二十五、二十六、序15篇。卷第二十七、二十八、表22篇。卷第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启80篇。卷第三十三、先状9篇。卷第三十四、奏状8篇。卷第三十五、文14篇。卷第三十六至四十、均为墓志，共24篇。另外卷第四十、拾遗下、杂著5篇。以上共计文章211篇。最后，附录诸公书翰诗文。

家诚之在编《丹渊集》时叹息地说：文同诗文“散落不

存者多矣！”尤其与苏轼的往还赠答和有关记载，即使“存者”，也由于“党祸炽烈”而常被删削、窜改。故他在《丹渊集·拾遗卷跋》曰：“诗中凡及子瞻者，率以‘子平’易之，盖当时党祸未解，故其家从而窜易。斯文厄至于此，可胜叹哉！”家诚之所以谓“其家从而窜易”，盖指他在编《丹渊集》之前，文冕所编的那个版本。

家诚之编辑的这部《丹渊集》，无疑是为继承我国传统文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这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。但惜乎所编文同诗文只按地域分卷，不作系年，而又编得较乱，往往互串。这不能不对今人从事文同的学术研究时，感到是一件美中不足之事了。

千秋四绝话文同

廖仲宣

文同（公元1017—1079），字与可，号笑笑先生，人称石室先生，文湖州。梓州永泰县新兴乡新兴里（今四川省盐亭县）人。他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诗画大师。

文同曾祖彦明、祖父廷蕴、父亲昌翰三代都“儒服不仕”，是一个以农为业的书香之家。祖先文翁，庐江人，为蜀郡太守，治绩卓著，子孙因家于蜀，传至西晋名贤文立，迁居巴之临江（今四川忠县），后人再迁梓州永泰。

文同自幼发愤攻书，有志于学，昼则尽力于家事，夕则

读书，常通宵达旦。十二岁时，去永泰县城卖柴，触犯官轿，受跟差笞责，遂立改革弊政之宏愿。未冠，已熟读经史，精通诸子百家。乡人甚异之，其父亦以“汝其起家乎？将高吾门于吾庐之东偏以待”相勉。庆历四年（公元1044年），27岁的文同听文彦博守成都，礼贤下士，奖掖后进，遂带上诗文进献。文惊叹其才，以其所献示府学，博得了学子们的高度赞誉。

庆历六年（公元1046年）在梓州应举，得“乡书第一”。皇祐元年（公元1049年）登进士第五。次年到邛州（今四川邛崃县）任军事判官。在任上，他依法惩办了横行乡里、欺诈骗百姓的歹徒，劝导地方的子弟多多入学读书，并请当地有学识的长者担任教师，或回归故里教化民众。在此期间，曾先后兼摄蒲江、大邑两县政事。至和元年（公元1054年）自邛州还京师，调静难军（邠州新平郡）节度判官。

嘉祐四年（公元1059年）自邠州召试馆职还朝，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。次年秋，被诏校《唐书》新本。与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洵、宋祁、王安石等人过从甚密。特别是在参加校订《新唐书》工作中，在欧阳修、宋祁的直接指导下，在做学问上有很大进步。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年）以亲老数上表辞谢，要求调回故乡。再判邛州。次年父去世，丁父忧返永泰乡居。

英宗治平元年（公元1064年）服丧期满还朝，又以母年老请通判汉州（今四川广汉）。遇苏轼于歧（即凤翔），遂订交。次年夏秋间摄守邛州。治平三年（公元1066年）六月迁尚书祠部员外郎，赐五品服知普州（今四川安岳）。次年冬母死，丁忧辞归永泰乡里。

神宗熙宁三年（公元1070年）三月，服满还京，任职太

常礼院兼编修《大宗正司条贯》。与陈荐等议宗室奏封事，执据典礼，违上意旨，夺一官，由五品降为六品。再请乡郡，以太常博士知陵州（今四川仁寿）。在任上，他访民疾苦，得知城中有一群不逞之徒，常于夕时为非作歹，使当地居民暮即闭户，不敢夜行。文同即查出其为首歹徒，严加惩制，又告诫其胁从者勿复为乱。从那以后“虽篝火宵行，无复忧者”，百姓对此非常满意。陵州辖区贵平县有男子借道敛财，欺诈百姓。远近走集，争投财货，并准备大修庙宇。文同亲往其地，捕获首恶，黥而徙之，余不追究。将被騙财物，全部上交国库。破除了此猖獗一时之迷信活动。又派出役吏擒获西山匿盗。此后，郡民安居乐业，秩序井然。熙宁六年（公元1073年）春，文同改知兴元府（今陕西汉中东），到任后，延见当地父老，向他们保证：不扰民，不浪费，厉行节约，为政清廉。要他们督促自己子弟，努力从事耕读，不要争讼。不久，他发现兴元虽富裕，然民风重财轻文，愚昧落后。便积极倡导办学，自己常去督促检查。还请准朝廷兴办府学，委派教授。这一措施使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，改变了陋习，学文成风。次年，神宗鉴于他忠勤王室，授予他尚书祠部员外郎。文同作《谢复官表》。熙宁八年（公元1075年）秋，改知洋州（今陕西洋县），此时正值朝廷推行新政的“榷法”，茶叶和食盐均归官府专卖。洋州产茶，但交通闭塞，商旅不通，国家收购不尽，官盐又不能及时供应，民间茶叶堆积如山，百姓苦于“淡食”。文同为此向朝廷奏请暂缓实行榷法，改以茶叶换取外来食盐，并开禁准许茶商收购，既避免山民荷担远行送茶叶和堆积损耗之害，又使百姓无缺盐之苦。神宗准其奏，“舆论欢然”。熙宁十年（公元1077年）冬，文同离开洋州，到达京师。判登

闻鼓院任职。与苏辙议其季子务光与辙之长女婚姻事。元丰元年（公元1078年）神宗召见延问，文同建言二事：一曰，洋州与秦凤接壤，地域辽阔，凶盗常常抢劫，境上人不得安宁。官军一去藏匿幽谷；官军一走，又出来作乱。请置官吏于五丈原，或骆谷与华阳镇相援，以御绝其害。二曰，百姓远道州府投诉，官司久拖不决，如一旦判决又有不服者，走数千里，集积在京师的登闻鼓院门下，状子越积越多，官司没完没了，百姓为诉讼事竟至废弃农桑。今后凡州府官吏拖延诉讼或草率判案造成冤案者，要严加处理。吏知恤职，就公正办案。这样冤案就少，冤民就不再集聚京师了。神宗同意这些很好的政见。冬十月，文同乞请去东南地区，获准。次年春奉命出知湖州（今浙江湖州市）途中因病卒于陈州（今河南淮阳县）宾馆。享年六十二足岁。

文同一生宦途奔走三十余年，所到之处百姓称为“廉吏”、“清贫太守”。然而他留给我们的不仅在于政德，而在乎文艺。他是我国历史上拥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大师之一。苏轼称他在文艺上有“四绝”：诗一、楚辞二、草书三、画四。在“四绝”中，以诗为首。其诗在艺术成就上，突出有两点：一是以描写景物见长；一是以图画入诗见称。他的写景诗寄情野谷丘林，清新素雅，玲珑秀美，风格朴素，不讲究修饰词藻，生活气息十分浓郁，占他创作的诗歌四分之一以上。钱钟书在《宋诗选注》中说：“文同在诗中描绘天然风景，常跟绘画联结起来，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”。象这样以画入诗的手法，的确是开创了新的蹊径而被肯定下来，成为此后写景诗的一种常用方式，而这样的方式，“西洋要到18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。”文同的创举竟比他们早七百年，在诗史上树立了特殊功绩。不能不说他

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！评论家对他的诗誉之为“精绝”（《冷斋夜话》）。时人文彦博、司马光、三苏父子等对他的诗作交口称赞。司马光在给文同的信中称赞他：“襟韵洒落，如晴云秋月，尘埃不到。”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评文同诗说：“置之开元（唐玄宗年号）诸公（指盛唐诗人，包括李白、杜甫在内）集中，殆不可辨。今日‘宋无诗，岂其然乎！’并认为五律有韦应物、孟浩然之风。”钱允治也说：

“文湖州高文健笔，与苏氏并驰；诗律清新，兴高寄远，大多出入杜陵；文体烂漫，句琢字炼，不无踪迹昌黎。”由于他的诗风格清新，语言平易，不事雕饰，为宋诗中有值得师法的“超然独诣者”，故历代选家多选其诗入集。

他的诗作，更多的是乡村田园情景。耕男桑女，牧童樵夫被描绘得特别淳朴可亲；花鸟虫鱼，桑柘蒲荷，又把他的诗作点缀得分外艳丽。如五言古诗《村居》：

日影满松窗，云开雨初止。
晴林梨枣熟，晓巷儿童喜。
牛羊深涧下，兔雁塞塘里。
田父酒新成，瓶罂馈邻里。

在一个疏月当空，高松落影，大地如画的秋夜，他独自徘徊于林下，为这美丽的月景所陶醉而久久不能入睡。眼前看着那池塘里因惧怕秋风而卷缩的荷叶和久雨后而坠落的山果，他触景生情，尽心苦吟，在这静谧的故乡除了林间蟋蟀鸣叫外，再也没有什么伴着诗人吟咏了。在他的笔下，展现出这月夜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画面，倾吐出文同热爱乡土风物的赤子之情。——《新晴山月》：

高松漏疏月，落影如画地。
徘徊爱其下，及久不能寐。

怯风池荷卷，病雨山果墜。

谁伴予苦吟，滿林啼络纬。

作为画家的文同，不仅诗中有画，而且是以画入诗。他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，观察和体会周围景物，集于笔端，摄为小影，吟成为富有诗情画意的好诗。如七言律诗——《早晴至报恩山寺》：

山石巉巉磴道微，拂松穿竹露沾衣。

烟开远水双鸥落，日照高林一堆飞。

大麦未收治圃晚，小蚕犹卧斫桑稀。

暮烟已合牛羊下，信马林间步月归。

看，这一首反映农村生活的诗篇，给我们描绘了多么富有生活情味的画面，色调是那样的鲜明阔朗，视点从远水高林移到村外麦地桑丛，当他归来时，又从村外移到村中，这种把诗情画意融为一体的艺术佳品，随着视点的移动，真把我们带到了他的故乡，神游了古代农村的四月那种以自然经济为特色的乡土风光。

再如五言律诗《凝云榭晚兴》：

晚策倚危榭，群峰天际横。

云阴下斜谷，雨势落褒城。

远渡孤烟起，前村夕照明。

遙怀寄新月，又见一棱生。

此诗写景妍秀，画面澹远，真不愧为画家之手笔。

苏轼曾经在致文同信中有过这样的话：“老兄诗笔，当今少俪，惟劣弟或可以仿佛。”又说：“又见兄之作，但欲焚笔砚耳，何敢自露。”故他把文同诗列为“四绝”之首是独具慧眼的。

文同所处的时代，正是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。赵氏

王朝对外屈膝，对内镇压，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加到劳动人民头上，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，引起了农民革命的不断爆发。到了宋神宗时，为了改变这一“积贫积弱”的严重局面，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二月，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相，开始推行以“富国强兵”为目的的变法运动。由于新法压抑了大地主、大商人以至皇族的利益，因此遭到保守派的坚决反对，党争之祸日趋剧热。文同因厌恶官场的恶习，吏治的腐败，力图避开激烈的新旧党争，持“独远之”的态度，故长期在穷困山区任地方官吏，致未遭党争之害。又因为他出身贫苦农家，青少年时亲历农事，深切体验百姓“其性朴质”，“颇善耕稼”，而自己却无力救民于水火，解民于倒悬，拿了百姓血汗的“俸祿”，深感问心有愧，故自嘲为“窃祿”。他在《自咏》诗中说：

看画亭中默坐，吟诗岸上微行，
人谓偷闲太守，自呼窃祿先生。

可是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，他是十分同情的，故在不少诗作中对统治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，倾吐出劳动人民血泪的心声。他的《织妇怨》就是一首具有人民性的千古名篇。文同在这首诗里，对当时作为贡品、长期以来驰名中外的故乡的鹅溪绢制作过程中，织妇们的艰辛劳动和监官的横加挑剔，用白描手法，如实描写。穷困的织妇为了完清一家沉重的租赋，她哪里还顾惜自己的衣裳。宁可把自己的肩膀和膝盖裸露在外，以忍受严寒的侵袭。“当须了租賦，岂暇恤襦裤。前知寒切骨，甘心肩骭露”。当累得“掷梭两手倦，踏茧双足茧。三日不住织”终于织成一疋”皆言边幅好，自爱经纬密”的好绢送交官府时，监收官竟故意刁难，百般挑剔，恶狠狠地在这美好的绢匹上，打上了退货的图印，“大

字雕印文，浓和油墨污”。弄得织妇“质钱解衣服，买丝添上轴”。日夜不停地重新赶织。但还未织好，里胥地保们又登门紧逼，叫骂不休，怪罪交织太晚。这种难堪的局面如何了结？文同在诗的最后发出“安得织妇心，变作监官眼”的呼喊！这是多么沉痛，多么深刻；他用诗歌呐喊出织妇们心底的不平；他用诗歌控诉那些作为皇家的鹰犬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和迫害；用诗歌对统治者发出愤怒的斥责！这样的名篇，足可以和杜甫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，孟郊的《织妇词》，聂夷中的《伤田家》相媲美的。

另一首《宿东山村舍》写的是作者与一老农的对话。诗一开始写道：“八十雪眉翁，灯前屡歎欷，问之尔何者，不语惟擦泪。”接着叙述老农种粟，遭受虫灾，减产歉收的严重情况，在这饥荒年中哀叹“供家固未足，王税何由备”的焦愁愁苦心情，转而哭诉“在世幸许年，必以饥冻死”的撕心语言，使文同“闻之不敢诘，但愧有祿位。”当晚“移灯面空壁，到晓曾不寐。”文同这样的诗篇又何逊于唐代李绅等人的悯农诗呢？

文同不仅有量多质高的诗，同时还有不少富于抒情成份和浪漫气息的楚辞。这种骚体辞赋在他的笔下写得典雅铺张，情采动人。春有草树，山有烟霞，皆是造化自然。然文同则择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，用以表现他洁身自好的情趣和清高思想。他的《莲赋》和《松赋》，便是以绘物寄精神，以铺排藏议论。《莲赋》写得采淡而丽，“挺浊淤以自洁兮，深清漪而逾丽”，“实华花之上品兮。”与同时人周敦颐的名篇《爱莲说》中之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“花之君子者也”不无异曲同工之妙。《松赋》写得苍劲有力，“庶众木而特起兮，有高松之可觀。擢

双干以旁达兮，耸千寻而上击”，树之挺拔高大，枝之繁茂郁苍，直指苍穹，伟岸傲立。“停余雪而曠溜兮，栖宿雨而晴滴。险穴聚乎魑魅兮，阴沍藏乎霹雳。蒙烟雾之润润兮，傲冰霜之惨戚。”他把松树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，用浪漫主义手法加以描写，达到了形神兼备，活灵活现的境地。结尾处写道：“敢并名于杞梓兮，甘取消于樗栎。”杞和梓，是两种美好的木材，比喻优秀的人才，樗和栎是两种不材之木，无所可用。文同把杞梓与松树并名，而把无用之材的樗栎加以取消，以抒发他满腔热情地赞扬松树顶天立地的高尚品格。

在《送人》赋中，他把那种凄怆孤零的别恨离情更是写得情意交融，发人遐想。“风寥寥兮黄叶飞，黯萧条兮寒满衣，历欹嵚兮山逕微，背晨靉兮送子归”……

文同并不满足于他在诗、楚辞以及记、序、表、启、状、墓志等文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，而在书法、绘画上则更加刻苦，万难不屈。正如苏轼所说的“与可诗文不能尽，溢而为书，变而为画，皆诗之余”。的确他在书法上也是名重当时的大家，与苏（东坡）、黄（山谷）、米（南宫）、蔡（君谟）齐名。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余学书凡十年，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，后因见道上斗蛇，遂得其妙。乃知颠素之为各有所悟，然后至于如此耳。”可见他是何等刻苦，潜心钻研，中法心源，外师造化，不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，而充分展现出自己的独创精神。致使他的书法结构严谨，意境高古，以险峻逼人的体势表现出神气横溢的独特面貌。尤其是他的草书兼有钟繇的古朴和二王的秀美，颠张狂素的风骨。故尔作书时能“落笔如风，初不经意，坐人争索。”苏轼在《与可飞白赞》中说：“与可岂其多好，好奇也歟，抑

其不试故艺也？始予见其诗与文，又得见其行、草、篆、隶也，以为止矣。既没一年，而复得见其飞白，美哉，多乎！其尽万物之态也，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，翻翻乎其长风之卷旆也；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，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蒂也；离离乎其远而相属，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。其工至于如此，而余乃今知之，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，而其所不知者，盖不可胜计也”。惜乎，其墨迹今尚存者仅有王献之《献梨帖》和范仲淹《道服赞》的题跋。

画坛上，文同更是负有盛名的大画家。善画山水，花鸟、人物，尤擅画墨竹。他在庭院的四周广为栽竹，常常深入竹林，细致观察，悉心苦钻，反复研究，体察竹之四季变化，掌握竹之生长规律，从竹的生根、发笋、拔竿、长叶都留心记载，摹画写生。正如他给苏轼说的：“始予隐乎崇山之阳，庐乎修竹之林，朝与竹乎为朋，暮与竹乎为游，饮食乎竹间，偃息乎竹荫，观竹之变也多矣”。爱竹之情深竟至达到了“宁可使食无肉，不可使居无竹”的地步。由于他长期作画，大胆创新，运用书写之法画竹，把书与画的笔墨技巧融为一体，不需古人那种勾勒之法，“节节而为之，叶叶而累之，岂复有竹乎？”终于创造出了画竹叶“以浓墨为面，淡墨为背”不施勾勒，一笔写成的所谓“莫骨”之法，成为了写意墨竹之鼻祖。他画的墨竹各具姿态，曲尽生意。或“疑风可动”如“飞龙舞凤”，或“欲向人而笑”、“游人见之，心自清凉”。不仅具有明暗透视之功，而且产生枝伸叶立，如出绢纸的良好效果。这在九百多年前的宋代，特别是我国写生画对于光线的运用如此之早，文同的这一创举确实令人耳目一新，叹为观止。

自此，文同墨竹一出，名声大噪！向他求画的人络绎不

绝，接踵而来。他都热情接待，大书大画，任意挥洒，一气呵成，皆成佳作。传说他画在墙上的竹子，麻雀信以为真，纷纷飞投过去，碰壁而落，观者无不惊叹！苏轼赞曰：“穷猿投壁，惊雀入牖”。黄庭坚 赞曰：“疑风可动，不笋而成”。苏洵生前曾求文同墨竹诗曰：“淡君笔端有新意，倏忽万状成一挥”。许多趋炎附势的官吏豪绅为了装饰门庭而附庸风雅，捧上绢帛，登门向他求画。文同鄙弃他们的为人而嗤之以鼻，把他们的绢帛抛置地上，并且骂道：“吾当以为袜！”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清高自许，乐道安贫，宁愿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善良的人，而不屑送给这些豪绅官吏。但对当时朝中有的官员如张潛等“迁疏修谨”他却主动赠送象征“屈而不挠”的《紆竹图》，鼓励张潛等象紆竹一样，刚直俊秀，挺拔生长，自强不息。当苏轼得到紆竹图后，动心骇目，赞不绝口，连想到自己遭受的种种打击和文同对他多次的忠告，到了元祐八年，还特地请了玉册官褚永将紆竹图刻石立碑，又亲笔写了《跋与可紆竹》文章赞誉。号召人们学习紆竹这种屈而不挠的可贵风节。

这时，向他学画的人仿效蜂起，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个“文湖州竹派”。正因为他的墨竹和“胸有成竹”的绘画理论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故其文名与其画名所掩。自宋开始“人知爱湖州之画，而不知爱其文。就是这个原因。

文同在世时“以写竹名天下”，其文名被画名掩盖而无集。又因与苏轼关系密切，为避党祸，有关诗文多有散失或被篡改。今日所见之《丹渊集》，其中有诗863首，文章211篇，乃南宋家诚之搜集编撰。虽然远非全豹，但亦足见其著述之丰富，涉及之广泛。

“文湖州竹派”九百余年，代有传人。元朝的墨竹画家柯九思、李衍、吴镇等，专门搜集宋元两代学习文同画竹技法的画家25人的小传，编辑成名曰《文湖州竹派》。在这一派中，有文同的二女儿文氏，有文氏的儿子张昌嗣，还有文同的从表弟苏轼。到了明朝，水墨兰竹继承宋元传统，有所进展。特别著称一时的要算王绂、夏昶。清朝，著名的画竹高手有石涛、石溪，八大山人以及“扬州八怪”等。民国至今，文同的“胸有成竹”画竹理论和“浓墨为面，淡墨为背”的法则，仍然指导着画家们进行画竹的实践。因此，墨竹师文，世代相传，它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墨竹真迹今存世甚少。据考察共有四幅。二幅藏台湾省故宫博物馆，一幅存上海博物馆，另一幅则早已流至国外。

盐亭农业在探索中发展，曲折中前进

王寿熙 杜崇高

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，盐亭县农业生产的发展，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的过程。在这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干部和人民，在县委、县府的领导下，通过辛勤的劳动，取得了解放前从未有过的巨大成绩，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；但也有错误和失败。今天，认识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，对进一步完善农

村经济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，是十分有益的。

(一)

盐亭地属丘陵，人民勤劳俭朴，自古以来，以农为业。解放前，由于受封建剥削的压迫和天灾人祸、苛捐杂税的摧残，生产力极其落后，农业生产发展缓慢。一九四九年，全县农业人口为三十六万三千人，农业总产值为四千八百三十四万元，人平一百三十三元，其中粮食总产为一亿五千三百万斤，亩产一百四十七斤，人平生产二十二斤；棉花为四千〇九十八担，亩产十二斤，人平生产一斤一两；油料为四万一千四百担，人平生产十一斤四两。劳动人民长期缺粮缺饭，过着“糠菜半年粮”的穷苦生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，实行互助合作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，推广良种，改革耕作制度，农业生产发展很快。从一九五六年起，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，确立了国民经济要以农、轻、重为次序安排，农业是基础，强调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。全县上下贯彻中央指示，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，农业生产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。到一九六六年，全县农业人口为四十五万四千人，农业总产值为九千五百一十一万元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九十六点七五，人平二百〇九元。其中粮食总产为二亿五千万斤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三点一，亩产二百六十二斤，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二三，人平生产五百五十一斤，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五七；棉花为五万四千四百担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十二倍，亩产九十七斤，增长七倍，人平生产十二斤，增长